

邕寧縣志卷三十一

垠西莫炳奎星五編纂

兵事志

前事二

(五代)

南漢

庚午梁開平四年。邕州節度使葉廣畧。偕容州觀察使龐巨源。侵廣州西鄙。劉陟舉兵討之。邕容皆敗。陟遂僭號於廣州。

劉龔初名陟。其先彭城人。祖仁安。仕唐爲潮州長史。因家嶺表。父謙。唐咸通中。以軍功拜封州刺史。謙卒。長子隱繼之。唐亡。附於梁。封大彭郡王。進封南海王。是年

三月卒。弟陟。代據其位。邕州節度使葉廣略不服。結容州觀察使龐巨源。

新史作巨昭
唐書作巨騰

梁末

帝時。遂各自擅兵賦。侵廣之西鄙。陟舉兵討之。邕容皆敗。因附庸於陟。未幾陟又虜交州土豪曲承美。據有安南。自是盡有嶺表之地。乃嘆曰。中原多故。誰爲眞主。安能

萬里事僞廷乎。遂以梁貞明三年八月。即位於廣州。僭號大漢。改元乾亨。舊五代史 僭偽傳

辛未大寶十四年宋開寶四年鄧存忠起兵攻邕州。不克。

二月。宋遣潘美將兵攻廣州。克之。俘劉鋹以歸。南漢亡。嶺南地盡平。使范旻知邕州。兼水陸轉運使。十月。南漢道臣鄧存忠。帥士兵二萬攻邕州。親立矢石七十餘日。旻亦督隊親戰。俄飛矢傷旻胸。創甚。退入城堅守不出。會救兵至。圍乃解。節續通鑑參 宋史范旻傳

按鋹臣鄧存忠。嘗知廣州。恥隨鋹為降虜。獨起兵攻邕州。噓然死灰。已昧後夫之戒。然論者壯之。自古勝朝抗節之臣。原與翊運從龍者。爭為輝映。使人人皆為順民。微特名教蕩然。恐通敵降仇。行將接踵。故改書起兵。以著其節。惜劉鋹驂主。不足語此爾。

(宋)

太祖

壬申五年。邕州獠反。討平之。

七月癸未。邕州獠。結容州獠人作亂。八月己亥。廣州行營都監朱憲。大破獠賊於容州。節宋史 太祖紀

太宗

庚辰太平興國五年。秋七月。命知邕州侯仁寶等。將兵討交州。

交州丁部領。及其子璉相繼死。璉弟璿。權行軍國事。年尚幼。大將黎桓。幽璿別館。代領其衆。侯仁寶。趙普妹婿也。盧多遜與趙普有隙。出仁寶於邕州。九年不代。仁寶恐因循死嶺外。乃上言陳取交州之事。願乘傳詣闕面奏。帝喜。將馳驛召之。多遜奏曰。交州內擾。此實天亡之秋。但先召仁寶。其謀必洩。蠻寇預爲之備。未易取也。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。發兵長驅。勢必萬全。帝以爲然。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轉運使。孫全興、劉澄、賈湜等。並爲部署。將兵討之。全興等。由邕州。澄湜等由廉州。水陸並進。桓聞。乃遣使爲璿上表求襲位。帝不許。參通鑑輯覽及宋史侯仁寶傳。安南事略。交趾本漢初南越地。漢武帝平南越。分其地爲九郡。領以刺史。後漢置交州。南朝因之。又爲交趾郡。隋初。廢郡置州。改九真爲愛州。日南爲驩州。皆設刺史。煬帝又廢州置郡。唐武德中。改交州總管府。至德中。改安南都護府。由是始有安南之名。五代梁末帝時。交州土豪曲承美。乘中國亂。據有十二州。未幾南漢劉陟討承美。執之。盡并其地。置交趾節度使。宋太祖乾德初。節度使吳昌文死。士官互相篡奪。管內大亂。攝驩州刺史丁部領。與其子璉。率兵擊滅之。亂遂息。交民德之。乃推部領爲交州帥。號大勝王。交趾有王自此始。以其子璉爲節度使。尋遜璉位。遂入貢於宋。太祖嘉其効順。降刺褒之。授璉節度使。封交趾郡王。交趾封王自此始。璉死。弟璿繼之。年幼。其大將黎桓。幽璿奪其位。宋因起兵伐之。丁氏傳二世。共十一年而滅。

辛巳六年春三月。王師進討交州。侯仁寶沒於陣。僂劉澄等於邕州。詔罷兵。

王師進討交州。破賊萬餘衆。斬首二千級。旋又破賊於白藤江口。斬首千餘級。獲戰艦二百。甲冑萬計。侯仁寶遂率前軍先發。劉澄等軍逗遛不進。孫全興等。亦頓兵花步以候澄。仁寶屢促之不行。賊詐降以誘仁寶。遂深入爲所害。會炎暑。軍士冒瘴多死。轉運使許仲宣。馳驛以聞。並陳諸軍失律狀。上大怒。詔班師。斬劉澄賈湜等於邕州。徵全興下獄。已而棄市。贈仁寶工部侍郎。官其二子。

宋史交趾傳參通鑑

己未 至道元年夏。交趾管內蘇茂州鄉兵寇邕州。都巡檢楊文傑擊走之。

侯仁寶既沒。黎桓懼復討。遣使貢方物。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。上表謝臯。朝廷因而撫焉。封桓京兆郡侯。未幾進封桓交趾郡王。然桓性本兇狠。負阻山海。屢爲寇害。邊境不寧。是年夏。桓所管蘇茂州。又以鄉丁五千寇邕州。所管緣山都巡檢楊文傑擊走之。邊臣屢以爲言。帝方志在撫寧荒服。不欲問臯。由是桓得免誅。歲修貢賦不絕。節宋史交趾傳

眞宗

丙午 景德三年。國信使邵曄。上邕州兵事地圖。郤之。

是年交趾黎桓卒。中子龍鉞立。龍鉞弟龍廷。殺鉞代其位。國內大亂。議者爭發兵討之。於是國信使邵曄。上邕州至交趾水陸地圖。上以桓素忠順。屢修職貢。今幸亂而伐喪不可。且曰。祖宗闢土廣大。唯當慎守。不必貪無用地。苦勞兵力。遂改國信使邵曄爲

緣海安撫使。令譬曉之。節宋史眞宗紀參宋史交趾傳

兩江蠻寇邕州。供備庫副使曹克明慰撫之。

蠻寇邕州。改曹克明供備庫副使知邕州。左右江蠻峒三十六。克明召其酋長。諭以恩信。是歲承天節。相率來集。充明慰拊。出衣服遺之。感泣而去。獨如洪峒恃險不至。克明諭兩江防遏使黃衆盈。引兵攻之。斬其首領陸木前。梟於市。宋史曹克明傳

庚戌 大中祥符三年。交趾求互市於邕州。詔不許。旋李氏弒其君至忠。黎氏亡。

黎桓少子龍廷。既篡其兄位。踰年入貢。詔封交趾郡王。賜名至忠。至是又遣使來朝。

仁宗

戊辰 天聖六年。交趾李公蘊寇邕州。

求互市於邕州。上曰。瀕海之民。數患交州侵寇。仍照前止在廉州。及如洪砮互市。今或直趨內地。事頗非便。宜絕其患。詔本道以舊制諭之。至忠年纔二十六。苛虐不法。其臣李公蘊。因民勿忍。是年遂弑至忠而奪其位。黎氏亡。節宋史交趾傳（安南事略）至忠年少苛虐不法。國人不附。大校李公蘊爲至忠親任。遂逐至忠而殺之。其二弟明提明昶爭立。公蘊又殺之。自稱留後。遣使奉貢。帝曰。黎桓不義而得之。公蘊尤而效焉。甚可惡也。然以其蠻俗不足責。仍用桓故事。封交趾郡王。黎桓據安南亦三世而滅。共二十年。

公蘊既篡黎氏。朝廷不欲問罪。賜封郡王。終真宗朝。貢使不絕。及上即位。仍賜賚有加。然漸驕蹇。失藩臣禮。是年五月乙未。遂令其子弟。及其壻申承貴。率衆寇邕州。詔廣南西路轉連司。發溪峒壯丁討捕之。時曹克明以文思使。復知邕州。既至。遣人入交趾。論以利害。公蘊拜表謝罪。是年公蘊卒。子德政嗣。節續通鑑參宋史曹克明傳

己丑 皇祐元年。廣源州蠻儂智高反。入寇邕管。詔發兵備之。

廣源州在邕州西南。自唐以來。黃氏既衰。儂氏世爲首領。其地產黃金丹砂。頗有邑居聚落。俗椎髻左衽。好鬥喜亂。雖隸邕管。而服役於交趾。初儂全福知儂猶州。儂當道知武勒州。已而全福殺當道并其地。當道有女弟阿儂。全福納之。交趾怒。舉兵執全福殺之。其妻阿儂亡去。改嫁商人。未期年生智高。年十三。遂殺其父商人曰。天下豈有二父耶。因冒姓儂氏。奔雷火峒。其母又嫁特磨道儂夏卿。久之。智高復與其母出據儂猶州。交趾復攻而執之。智高故狡獪。能屬文。嘗舉進士不第。既就執曰。奈何斬謀士

交趾壯其言。釋之。使知廣源州。領雷火頻婆諸峒。兼知思浪州事。智高由是怨交趾。乃乘間襲據安德州。僭稱南天國。改元景瑞。遂入寇邕州。詔發江南福建等路兵備之。節府志參宋史。廣源州蠻傳。

(廣源州考) (唐書)

西原蠻居廣容之南。邕桂之西。其屬黃儂二氏最強。其後黃氏沒於南詔。惟儂氏獨盛。唐置西原羈縻州。屬安南都護。

(省志) 西原蠻。其地在今新寧州西南一帶。

(府志)

西原州。領羅和古林羅淡三縣。今新甯州西南境。

(韓氏昌黎)

西原黃峒蠻。與邕祇限一江。

(宋史地理志註)

廣源為邕管羈縻州。屬左江道。

(涑

水紀聞)

廣源州。本屬田州。

(通鑑輯覽注)

南諒山府東北。廣源州。在今安

(圖書集成南寧沿革考

廣源州。通歸順。屬安南高平鎮。

(續

通鑑)

廣源州。後改為順州。宋陶弼嘗知順州。卒於官。

其他各家所說。大畧相同。總而觀之。西原廣源。似同一地。唐書西原蠻傳。謂其地西接南詔。則在右江。省志稱其地在新寧州西南一帶。則

在左江。要之其在唐宋。則左右二江。上至特磨。今雲南廣南府皆此蠻族所居。其黠者自為首領。獸挺豕突。未易馴伏。觀唐黃少卿之亂。朝廷旰食。邊境騷然。故唐屬安南都護。宋隸邕管。均設羈縻州。唐書稱黃氏沒於南詔。似指特磨道一帶而言。至廣源州

。自宋陶弼卒官後。知其無用。悉畀之交趾。以今考之。所云在安南高平鎮者。諒亦不謬。然儂黃二族之在左右江。世為土酋。自唐及宋歷元明清猶然。其在明代。右江一派稍替。考明史土司傳。洪武初。奉議黃氏。招撫奉議等州百十七處。咸來款附。雖其後泗城蠻黃豹黃豸等。尚能據貴州程番府麻嚮大華等司。侵及鄰省。然岑氏既代承為豪。儂黃二氏勢力。直可等之自鄙。其在左江。則倔強猶昔。若崇善龍州。則趙

氏也。智高敗後。其族更姓趙氏。或去人為農氏。注見後。思明上思。則黃氏也。仍喜亂思逞。累為邊患。而黃氏尤強

。思明黃璫。以一蠻酋。至度越朝臣。奏請景帝易儲。邀功而獲赦。上思自黃勝許。嘗結交趾入寇。未幾又有黃英傑黃權等。聚衆至萬餘。寇鬱林州。雖經王師征討。仍結聚不解。其後又有黃瑛黃道黃鑣黃鎰黃金彪等。搆兵稱亂。以視少卿之禍唐尤烈焉。至其各州土目。如舊城那馬都陽等之黃氏。明嘉靖七年。從王守仁征討有功。授巡檢世襲。尚可攷信。其餘如忠州、歸德、遷隆、上林、江州、思同、左州、向武、羅陽、陀陵、上石、西州之黃氏。果化、龍英、鎮遠、上下凍州、思城、養利、各土州之趙氏。與夫都結州之農氏。皆以土豪相承。自宋以來。余靖嘗募儂黃諸姓酋長。皆縻以職。使不與智高合。想其受職承襲。當係是時。延及於清。其未經改流者。仍賜承襲。雖受制流官。尚能專制其部民。有土皇帝之徽號。則當日之橫暴可想矣。凡此皆儂黃二氏之遺孽。雖其子孫思諱其祖之惡。輒稱宋皇祐中從狄青征蠻有功。來自山東青州籍。見省志想背係余靖所縻之職。因而捏稱。以炫異其部民。如岑氏之假託漢岑彭後耳。余因儂黃之亂。詳攷其世守地域。俾後世有攷証焉。附錄府志）爾江谿峒。舊爲荒服。（唐）貞觀中。諸夷內屬。始置羈縻州。隸都督府。以其首領爲刺史。（宋）參唐制。析其種落。大者爲州。小者爲縣。又小者爲峒。推其雄者爲首領。籍民爲壯丁。以藩籬內郡。其蠻長皆予世襲。分隸諸砦。總隸於提舉司。元豐以後。峒蠻長多寄內地。納粟授官。子弟有入邕州應舉者。居室輿服。僭擬蚕侯。其州縣雖曰羈縻。租稅不供。威令不行。砦官非惟墮不舉職。且日走峒官之門。提舉官亦不復威重。與之交關通賄賂。間有自愛稍欲振拔者。諸峒必汙染之。使以罪去。甚則猷焉（元）以兩江羈縻州縣。俱屬南甯帥府分司管轄。而上下相通。姑息尤甚。夷俗狃於仇殺。往往侵盜邊境。莫之能制。（明）初兩江土蠻。東沂交關。西緣牂牁。際滇之廣南。莫不納土歸款。願貢方物。乃因舊疆。稍稍增省。各府州縣。予其長吏以世及之典。外銓流售佐之。郡有丞。州有目。削絕者始以流官代焉。而諸土官奉約束。一徵召惟恐後。時正統以後。吏道雜而多端。中涓武弁。視土官爲外府。而漁獵取之。故土司怨怒。多不用命。視文告若土苴。徵發不時至。又其權足以專生殺。財足以侈上供。僭止虐下。漸成尾大。

不掉之勢。且明之武備廢弛。往往藉土司之兵以克敵。由是日益驕縱。而我別無以制其命。（國朝）定鼎。令之以文。齊之以武。左右兩江。各設大帥駐之。宿以重兵。諸要害地。皆有偏裨分守。營堡相望。奸無所伏。間有竊發。剿捕立盡。總之無用其兵。無取其財。故土司懷德畏威。奉法唯謹。爭相世保土田。以勿替云爾。

庚寅二年。交趾李德政。上表求還所誘。詔許之。

交趾李德政既嗣位。遣使告哀。賜詔襲封郡王。自是貢獻不絕。景祐三年。其甲峒廣源等州諸蠻。寇邕州之思陵等州。畧居人馬牛。焚室廬而去。下詔責問之。且令捕酋首正其辜以聞。是年邕州誘其蘇茂州韋紹嗣紹欽等三千餘人。入居省地。德政上表求所誘。詔盡還之。仍令德政約束邊戶。毋相侵伐。

宋史交趾傳

壬辰四年四月。儂智高破橫山寨。殺守寨官張日新。都巡檢高士安。

先是智高欲為亂。交趾發兵捕之不克。廣西轉運使蕭固。遣邕州指揮开贊往撫。而贊擅發兵欲俘智高以為功。為智高所執。釋其縛。問贊曰。唐棄安南。宋罷戍卒。非智不及。願不奢也。而荆南兵力弱也。贊曰。王者不臣異俗。知其冥頑莫革。不足以重勞百姓。故且休之。荆南諸郡。於朝廷疆宇。特邊鄙之末耳。然而帶甲百萬。粟支十年。天子仁聖神武。億兆歸心。糧粗荆棘。皆捍衛也。何以云弱。智高引贊坐。賜之卮酒。復問贊曰。丈夫何以鬱鬱久為人役。方今交趾擅命。經略失馭。邊吏養安。孤欲北併衡湘。西蕩甌駱。然後乃策進取。即不能跨有南海。剖符通使。亦與國也。朝廷其許我乎。贊曰。足下以彈丸之地。崛疆逆命。天兵所加。譬猶竈上掃塵。且夫順天者存。昧時者蹶。何如卷甲束身。納土請命。不失封侯之賞。孰與首領不保。妻子為僇乎。智高笑曰。

吾固念之。事在公矣。乃遣贖還。奉表以馴象金銀來獻。請歲貢方物。朝廷以其叛交趾來歸。恐開邊衅。拒弗納。智高復齎金函書。因贊請於邕州刺史陳珙。爲具疏以聞。不報。智高既不得請。又與交趾爲仇。且擅山澤之利。遂招納亡命。與廣州進士黃師宓黃瑋。及其黨儂健中。儂智忠等謀入寇。數出敝衣易穀食。陽言峒中飢饉。部落離散。知邕州陳珙信之。不設備。智高忽一夕縱火焚其居。因給衆曰。平生積聚。今爲天火所焚。生計窮矣。當取邕廣以目王。否則必死。衆從之。遂率衆五千。沿江東下。攻破橫山寨。寨主張日新。邕州都巡檢高士安等皆被害。

府志參
讀通鑑

五月乙巳朔。儂智高陷邕州。都監張立。司戶參軍孔宗旦死之。遂改建邕州爲大南國。僭號仁惠皇帝。

智高既破橫山寨。邕州知州陳珙。始戒嚴爲備。令通判王乾祐。守來遠門。權都監李肅。守大安門。指使武吝。守朝天門。都監張立。自賓州來援。既入。珙犒軍城上。酒乍行而城破。珙立乾祐李肅等。及節度推官陳輔堯。觀察推官唐鑑。司戶參軍孔宗旦。皆被執。智高閱軍資庫。得所上金函。怒謂珙曰。我請內屬求一官。以統攝諸部。汝不以聞何也。珙封嘗奏不報。索奏章不獲。遂驅珙出。珙惶恐呼萬歲。求自効。不聽。并立等害之。死者千餘人。如屠鹿豕。惟立臨刑大罵不屈。釋宗旦。欲任以事。宗旦亦叱賊大罵而死。智高既得邕州。卽僞建大南國。僭號仁惠皇帝。改年啓曆。赦境內。師宓以下。皆稱中國官名。是時天下久安。嶺南州縣無備。一旦兵起倉卒。不知所爲。守將多棄城遁。故智高所向得志。沿江東下。相繼破橫貴龔潯藤梧封康端九州。所過焚府庫。

殺官吏甚衆。於是進圍廣州。節續通鑑參宋 吏廣源州蠻傳

宋史孔宗旦傳。儂智高未反時。州有白氣出庭中。江水溢。宗旦以為有兵象。度智高必反。以書告知陳珙。珙不省。及智高破橫山。即載其親往桂州。曰。吾有官守不得不去。無為俱死也。既而州破。遂遇害。曾鞏孫司封書畧曰。運使司封閣下。竊聞儂智高未反時。邕有白氣起庭中。江水橫溢。司戶孔宗旦。以為兵象。策智

高必反。以書告其將陳珙。珙不聽。反怒宗旦以為狂而斥之。及智高出橫山。又告曰。事急矣。不可以不戒。珙又不以為意。凡宗旦之於珙。以書告者七。以言告者多至不可數。及城破。宗旦力守南門被執。智高欲釋而用之。大罵不屈。遂遇害。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。則邕之禍必不發。即發。有以待之。賊未必蹂躪至此。其死節堂堂如是。而其事未白於天下。比見朝廷寵贈伏節死難之臣。宗旦乃獨不與。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。焦頭爛額為上客耶。使宗旦初無一言。而能死不去。固不可以無賞。今猥令與珙同戮。既遺其言。又負其節。為天下者善不旌則已。忍令與惡同罰。為君子者懼矣。閣下好古力學。方使南方。以賞善罰惡為識。故敢以告。使其事得白。固有補於天下。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。

案智高反謀。蓄之已非一日。知州陳珙。全不為備。甚至酒乍行而城已破。其左右將領。必有通賊者。珙先事。毫無覺察。不但疎忽而已。其愚駭實甚。及臨刑。惶恐呼萬歲。求自効。醜態若此。真狗彘不食。殊堪痛恨。惜賊殺之快也。不然。凡有所以効忠於賊者。又無所不至矣。

十月。儂智高攻廣州。不克。還據邕州。謀再舉。詔狄青為宣撫使。督諸軍討之。

智高攻廣州。圍五十七日。不克。七月壬戌解去。欲犯江西。知有備。不敢北侵。智高 攻廣

州時。孫沔憂賊渡嶺而北。乃檄湖南江西曰。大兵且至。其繕治營壘。多具儲畜以待。敵有備。 繇清遠濟江。擁婦女作樂而行。攻賀州不克。九月庚申破昭州。所過殺數千人。張忠蔣偕等皆沒。將吏死者甚衆。十月丁丑。破賓州。

甲申復擄邕州。大治舟楫。謀再舉。初智高以反聞。朝廷命楊畋、曹修、張忠、蔣偕、相繼出。既而忠偕戰死。畋修久無功。智高益自恣。尋改命余靖、孫沔、爲安撫使。仁宗猶以爲憂。時智高移書行營。欲得邕桂七州節度使卽降。帝將允其請。樞密副使梁適諫曰。若爾。嶺外非朝廷有矣。宰相龐籍。亦力言其不可。帝曰。誰可將者。籍因薦狄青。青字漢臣。汾州西河人。善騎射。初以衛士。從征趙元昊爲先鋒。凡四年。前後大小二十五戰。數立戰功。擢至樞密副使。嘗與尹洙談兵。洙善之。薦於經略使韓琦。范仲淹曰。此良將材也。二人一見奇之。待遇甚厚。仲淹授以左氏春秋。且曰。將不知今古。匹夫勇耳。青遂折節讀書。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。由是益知名。籍承帝問。故薦之。且力贊青可用。青亦上表請行。帝甚喜。卽召見。問方略。青言臣起行伍。非戰伐無以報國。願得蕃落騎數百。益以禁兵。羈賊首致闕下。帝壯其言。遂以爲宣撫使。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。置酒垂拱殿以遣之。乃詔嶺南諸軍。及孫沔余靖等。皆受青節度。

節續通鑑參
狄青本傳

○ 丑 五年春正月。狄青勒兵賓州。斬鈐轄陳曙徇於軍。遂潛師渡崑崙關。大敗儂智高於歸仁鋪。智高走大理。卽唐之南詔 廣南平。

青旣合孫沔余靖兵。進次賓州。先是張忠、蔣偕、皆恃勇敢死。陳曙又輕敵挑戰。敗於金城驛。死者二千人。軍聲大沮。青行軍。立行伍。明約束。野宿皆成營柵。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鬥。聽吾所爲。曙首違青節制。恐青獨有功。乘青未至。輒以步卒八千犯賊。潰於崑崙關。殿直袁用等皆遁。青曰。令之不齊。兵所以敗。晨會諸將堂上。揖曙起。

并召用等三十二人。案所以敗亡狀。驅出軍門斬之。沔靖相顧愕眙。諸將皆股栗。青既誅陳曙。按兵止營。令軍中休十日。衆莫測。賊覘者還言軍未卽進。明日青卽整兵自將前軍。孫沔將次軍。余靖爲殿。以一晝夜絕崑崙關。出歸仁鋪。馬茶三塘有歸仁鋪。塘汎載距城五十里。

智高聞王師絕險而至。悉衆來拒。執大盾鏢槍。衣絳衣。望之如火。前鋒孫節搏戰死之。賊氣銳甚。沔等懼失色。青起執白旗。麾蕃落旗兵。張左右翼。出賊陣後交擊。左者右。右者左。已而左者復左。右者復右。賊衆不知所爲。大敗走。追奔五十里。至城下。斬首數千級。其黨黃師宓、儂建中、智忠、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。生擒賊五百餘人。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。由合江口入大理國。遲明。青按兵入城。獲金帛鉅萬。雜畜數千。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。梟黃師宓等於城下。斂尸得五千三百四十一。築京觀於城西北隅。京觀之築有二。詳下。余靖平蠻碑誌。時賊有衣金襲者。衆謂智高已死。欲以上聞。青曰。安知非詐耶。寧失智高。不可以誣朝廷。捷至。帝大喜。謂龐籍曰。青破賊。卿之力也。又曰。鄉微梁適言。南方未可知也。詔余靖經制廣西。追捕智高。而召青沔還朝。智高反幾一年。蹂躪二廣。吏民不勝其毒。先是謠言。農家種。糴家收。至是青破智高。皆如其謠。宋史狄青傳 廣源州蠻傳

當智高之未破也。交趾李德政。願出兵數萬。由水路助王師討賊。時余靖知潭州。改桂州。詔以廣南西路。委靖經制。及智高敗竄邕州。靖策其必結援交趾。而脅諸峒以自固。乃約李德政會兵擊賊於邕州。備萬人糧以待之。又募儂黃諸姓酋長。皆縻以職。使不與智高合。朝議躱之。詔以緡錢三萬。賜交趾爲兵費。許賊平。厚賞之。青既至。以爲

大不可。檄余靖慎勿通使假兵。即上奏曰。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。騎一千赴援。非情實。且假兵於外。以除內寇。非我利也。自古借外兵。平內寇。有百害無一利。余靖儒臣。見不及此。以一智高橫蹂二廣。

力不能討。乃假兵蠻夷。貪得忘義。因而啓亂。何以禦之。請罷交趾助兵。從之。賊平

。人咸服青有遠略。節狄青本傳 參余靖傳又宋史廣源州蠻傳。智高母阿儂。有計謀。高智攻陷城邑

。多用其策。僭號皇太后。性慘毒。嗜小兒肉。每食。必殺小兒。智高敗走。阿儂入保

特磨。依其夫儂夏卿。收殘衆。得三千餘人。習騎戰。復欲入寇。至和初。余靖督部吏

黃汾、黃獻珪、石鑑、進士吳舜。舉發峒兵。入特磨掩襲之。獲阿儂。及智高弟智光。

子繼宗、繼封、檻至京師。初未欲殺。日給食飲。欲以誘出智高。或傳智高死。乃悉棄

市。余靖代狄宣武賀捷表。臣某言萬里奉辭。蓋肅將於天討。羣蠻一戰。遂收復於邊城。臣某竊以國家。威疊四。方。恩涵八表。日月所照。悉解辦而來庭。舟車所通。率輦贖而修貢。蠢爾廣源之部族。本爲交趾之附庸。

。自肆陸梁。招納亡叛。乘邊陲之失備。興戈甲以內侵。焚蕩州閭。鈔劫生衆。遠浮江鬱。直抵番禺。自嶺而南。忘戰茲久。忽逢衝突。無不驚駭。亦嘗屢遣師徒。分命將帥。軍無部伍。人不齊同。勇者邀功而鮮謀。怯者貪生而

先退。賊既未經挫衄。愈恣猖狂。臣忝預諮詢。日親機密。視茲醜類。能不疚心。久煩旰食之憂。敢怠請行之志。果蒙睿眷。見許愚思。授成算以即途。加寵名而異數。常慮虛叨邊寄。不副主知。况彼竊據城池。圖爲巢穴。守於

九地之下。未易進攻。御以七禽之奇。固無良策。而乃敢率犬羊之衆。前當貔虎之師。意拒轍而甚驕。勢破竹而先解。橫尸滿野。委甲如山。既觸網以計窮。遂焚營而宵遁。係累者逸。老幼得以再生。煨燼所餘。金帛積而無算。

再獲金城之固。幾還銅柱之封。非臣短材。能集茲事。此蓋皇帝陛下宸機電發。睿略天成。事達其情。體漢光之遠照。師行以律。賜魏武之親書。故此兇強。遽然破碎。撫其凋瘵。浸惠澤於民心。殲彼狡頑。振天聲於方外。又

平蠻京觀碑誌。大。宗。皇。祐。四。年。夏。五。月。廣。源。州。蠻。犯。邕。州。陷。之。乘。江。流。暴。漲。東。陷。九。城。遂。至。廣。州。廣。人。怯。戰。登。陣。自。固。賊。將。駐。兵。傳。城。攻。之。五。旬。雲。梯。土。山。極。肆。其。巧。城。堅。不。能。下。乃。還。經。途。復。殘。二。郡。覆。四。將。再。入。於。邕。凡

害。將。佐。三。十。餘。員。擄。生。口。萬。計。牛。畜。資。實。無。算。所。過。焚。蕩。無。餘。楚。越。蕭。然。矣。朝。廷。憂。之。君。臣。爲。之。旰。食。樞。密。副。使。狄。青。杭。章。請。行。願。授。成。算。上。重。其。誠。從。之。先。是。命。樞。密。直。學。士。孫。沔。入。內。押。班。石。全。彬。同。本。路。經。畧。使。余。靖。經。

制盜賊。命青以宣徽使都大提舉總其節制。明年正月己未。青帥三將兵。至邕州歸仁鋪。(續通鑑載戊午出歸仁鋪。賊舉衆出城拒戰。大敗之。騎兵追奔十五里。續通鑑載五十里。)所殺蠻衆二千二百餘人。僞署侍郎黃帥宓等。腹心將領五十七人。死於陣。賊首儂智高。其夜焚城自遁。詰朝引兵入城。俾供奉官賈榮。就戰場斂賊尸而殮之。爲塚於歸仁之南。又遣邕州尉區有鄰。聚衆傷還城而死。並活禽而戮。及奔而蹂踐燔灼者。三千二百十八人爲一塚。瘞之於城之北。三月。有詔卽其地築爲京觀。乃立石以志其伐。銘曰。庸臣司邊。率職不虔。盜起其間。蠢爾異類。藏亡納叛。以輔狡頑。窺茲無備。乘虛襲怠。遂肆兇姦。順流而東。列城皆空。嶺表騷然。帥徒桓桓。失勁摧完。天下惻然。帝命樞臣。握節屬韃。拯罪綏殘。師行以律。賞罰貴必。其謀乃專。兵家之勢。動靜有制。所擊無堅。吁嗟羣醜。狃於常勝。敢當其箭。驅彼犬羊。敵此熊羆。血膏於原。棄甲於山。遺骸巨野。百里腥羶。武功外揚。仁心內憫。念及幽泉。肩髀之莖。京觀之封。銅柱齊年。大聲遠振。皇澤重宣。永鎮羣蠻。

案(續通鑑)狄青旣戮陳曙。乃按軍不動。更令調十日糧。衆莫測。賊覘者還以爲軍未

卽進。翼日。上元節之次日。其日丁己。遂進軍。青將前陳。孫沔將次陳。余靖將後陳。以一晝夜絕

崑崙關。時值上元節。令大張燈燭。首夜宴將佐。次夜宴從軍官。三夜享軍校。首夜樂飲徹曉。次夜二鼓。青忽稱疾。暫起入內。久之。又論沔主席行酒。少服藥乃出。

數勸勞坐客。至曉。各未敢退。忽有馳報者云。三鼓已奪崑崙關矣。初賊牒知青宴樂不爲備。是夜大風雨。青旣渡關。喜曰。賊不知守此。無能爲矣。彼謂夜半風雨。吾

不敢來也。遂出歸仁鋪爲陳。戊午。賊悉其衆。列三銳陳以拒官軍。(下畧)愚謂此說非也。上旣云進軍絕崑崙關。下又曰奪關。曰渡關。作何解釋。况青旣進軍。則走丸

脫兔。軍士正當銜枚卷甲。猶復張宴三夜。流連杯酒。有是理耶。且考其時日。青以丁巳日。由賓州潛師夜起。戊午日。與賊作戰於歸仁鋪。所謂一晝夜絕崑崙關。出歸

仁鋪。實錄原文。本自直截。續通鑑不審事理。於此數句之下。偏綴時值上元節一段浮文。以爲點綴。微特與時日矛盾。且蛇足甚矣。尤可笑者。輯覽知其說之難強通。

於是易絕字爲次字。乃曰次崑崙關。下云青微服渡崑崙關。削去出歸仁鋪四字。一若與賊卽戰於崑崙關下。情節更屬離奇。何以傳信。是皆未明絕字之義。沿續通鑑之誤而更誤也。且元夕張宴事。實錄不載。卽有之。其必在賓州十日休息內也。又案沈括夢溪筆談云。狄青宣撫廣西時。儂智高守崑崙關。青次賓州。值上元節。令大張燈燭。首夜宴將佐。次夜宴從軍官。三夜享軍校云云。（下略）是張宴事。在賓州。此說較爲可信。總之後人以青破智高。神奇其事。故有此謬誤。又考省志郵站。賓州至崑崙關九十五里。邕州至崑崙關一百二十里。以此計之。賓州至歸仁鋪。卽遠不過一百八十里而強。聞之故老流傳。狄青自賓州從問道走高田。過長山八塘。距崑崙二十五里則已繞出崑崙關之背。故曰絕也。此路徑小而捷。今已通行。爲往賓州之路。青謂賊不知守此。指此而言。蓋青潛師擣其巢穴。直走邕州。爲禽王之計。故出其不意。橫絕崑崙。則守關之賊。不攻自潰。兵法所謂扼吭拊背也。由是出歸仁鋪。賊始悉衆來禦。按省志郵站。八塘至歸仁鋪六十五里。塘汎由邕城至歸仁鋪五十里。青絕關時。卽賊悉衆來禦時。兵貴神速。所宜皆高。所著着耳。余嘗經崑崙。黎明起行。薄暮抵郡城。以軍行百里爭利計之。則一晝夜絕崑崙。出歸仁鋪。則其事之確有可信者也。况賊覘旣退。明日青卽合諸將進軍。尙何有奪關而諸將不覺之理。狄青出歸仁鋪。其連用之妙。全效戰國時趙奢問犯令之賈逵。史稱青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。此其一端。攷歸仁鋪之戰。雖未如項羽鉅鹿。光武昆陽。然事後仁宗嘗御崇政殿。令蕃落騎兵。布陳如歸仁鋪破賊之勢。觀其馳逐擊刺之狀。則此一役。其爲劇烈之戰可知。擊狗搏兔。尙仗全力。信如輯覽所言。青以微服渡關。是真冒昧嘗試

。肉投餒虎。祇成禽耳。即不然。亦不過一探營之黠卒。濟得甚事。情理荒唐。遺訊通識矣。昔清曾文正公國藩。與李次青論吳退庵事云。軍事是極質之事。二十三史。除馬班外。皆文人以意爲之。不知甲仗爲何物。戰陳爲何事。俘辭僞語。隨意編造。斷不可信。僕於通鑑中之不可信者。皆用筆圈出矣。退庵若以編輯二十三史成書。爲治軍之藍本。則門徑已差。難與圖功。閣下與之至交。須勸之盡棄故紙。專從事於看操點名諸事也。觀此。則此條其爲文正圈出無疑。因附識之。清阮文達元。亦嘗致疑於此。詳見關隘。

乙未至和二年。知邕州蕭注。募死士使大理購智高。函其首送京師。

智高之敗也。將士請於青。皆欲窮其窟穴。青不從。以爲趨利乘勢。入不測之城。必有大敗。智高因而獲免。天下以青脫智高於垂死。咎之。廐後西南夷有印部州首領者。言智高在南詔。欲來寇蜀。蜀人大相驚擾。既而知其妄。乃定。會余靖入爲戶部侍郎。知邕州蕭注留再任。乃募死士使大理國。購智高。南詔久與中國絕。林菁險隘。界接生蠻。語皆重譯。行百日乃通。智高亦自爲大理所殺。函其首致京師。節沈括夢溪筆談參續通鑑

丁酉嘉祐二年。火峒蠻酋儂宗旦聚衆入寇。轉運使王罕招降之。

宗旦者、智高之族也。

李師中傳、作智高子、按（嶺外代答）儂氏宗族善良者。許從國姓。今其地姓趙者。多係儂氏之後。（又採訪）自智高敗後。其宗族之在廣南者。仍爲儂姓。其在左右江

者。皆去人旁爲農氏。

智高既敗。衆所屬。宗旦保火峒。衆歸之。遂入寇。知邕州蕭注。欲發峒丁擊

之。轉運使王罕。以爲宗旦保山谿篁竹間。苟設伏要我軍。未必可勝。徒滋邊患。乃獨領兵次境上。使人召宗旦子曰新謂曰。汝父內爲交趾所仇。外爲邊臣希賞之餌。歸報汝

父。可擇利而行。於是宗旦父子皆降。南事遂定。節續通鑑參宋史
王罕及李帥中傳

庚子

五年秋七月。交趾李日尊與甲峒蠻寇邕州。詔發諸州兵討捕。

有甲峒蠻者。素役屬交趾。日尊乃與其酋申紹泰。

日尊李德政子德政以至
和二年卒日尊仍襲封

合兵寇邕州。初知

邕州蕭注。在邕日久。深悉夷情。陰以利啗所管諸蠻。密繕兵甲。欲借以圖交趾。乃奏曰。交趾外奉朝供。中藏禍心。臣今盡得其腹心。周知要害之地。此時不取。他日爲患不細。願得馳至闕下。面陳方略。朝廷不許。至是入寇邕州。殺五巡檢。詔知桂州蕭固趨邕州。發諸郡兵。與轉運使宋咸。提點刑獄李師中。同議掩擊。又詔安撫使余靖等。發兵討捕。靖遣諜誘占城同廣南西路兵甲趨交趾。日尊惶怖上表待罪。議者以是役。由蕭注貪功生事。貶泰州安置。宋史仁宗紀
參余靖傳

英宗

甲辰 治平元年冬。知桂州陸誥。按邊至邕州。校閱左右江土丁。交趾懾伏。

自儂獯定後。交趾浸驕。守帥嘗姑息。知桂州陸誥。奏言邕去桂十八驛。異時經畧使未嘗行飭武備。臣願得一往。使羣蠻知省大將號令。因以聲震南交。詔可。誥至部。交趾使者黎順宗來。偃蹇如故態。誥絀其禮。召問折論。導以所當爲。懾伏而去。因奏其事。帝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。輔臣對自唐至德中。改安南都護府。梁貞明中。土豪曲承美專有其地。韓琦曰。嚮以黎桓叛命。太宗遣將討伐不服。後遣使招誘。乃始効順。其國山路險僻。多潦霧瘴毒之氣。雖得其地。恐不能守。當懷柔之耳。是冬誥。按邊至邕州

。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領詣麾下。閱簡土丁。得精兵五萬。補置將吏。更鑄印給之。軍聲益張。交趾大恐。遣使朝貢。辭禮益恭。其後詵又奏請每歲一校土丁。仍自今三歲一造籍以聞。節宋史陸詵傳參續通鑑

神宗

乙卯熙寧八年冬十一月。交趾入寇。陷欽廉二州。破邕四砦。

先是交趾李日尊。僭稱帝。改元寶象。又改神武。國號大越。旋卒。子乾德嗣。尤諄謾。時王安石用事。銳意開邊。一時喜事者皆得見用。以故王韶以熙河進。章惇、熊本、亦因此求奮。會父人爲占城所敗。或言其餘衆不滿萬。取之易。帝信之。以前知邕州蕭注喜言兵。嘗言交趾可取。乃起注爲桂州經略。詔入朝。問以攻取之策。對曰。昔臣有是言。是時谿峒之兵。一可當十。器甲堅利。親信之人。皆可指呼而使。今兩者不如昔。交人生聚教訓。十五年矣。謂之兵不滿萬。未可遽信。以此取之。臣未見其可也。時沈起爲度支判官。慨然以平蠻自任。乃以起代注。起迎合安石。遂專意攻討。妄言受密旨。遣官入谿峒。點集土丁爲保伍。授以陳圖。使歲時肄習。又使人因督運鹽。之海濱。集舟師。寓教水戰。故時交人與州縣貿易。悉禁止之。於是交人益貳。謀入寇。知邕州蘇緘。遺起書。請止保甲。罷水運。通互市。起不聽。旋朝廷亦以起生事。乃罷起。以劉彝代之。彝至不改起之所爲。初廣西屯有北兵以備邊。交人畏之。彝乃奏罷北兵。而用槍杖手分戍。聽偏校言。以爲安南可取。乃大治戈船。遏絕互市。交人表疏上訴。

亦不得達。至是。謀入寇邕州。衆號八萬。連陷欽廉二州。破邕四砦。殺士丁八千人。

節宋史蕭注
傳參續通鑑

丙辰 九年春正月戊辰。二十一日交趾陷邕州。屠其城。知州蘇緘死之。

初交趾謀入寇。知州蘇緘伺得實。又致書劉彝。彝反移文責緘沮令。至是蠻入寇。緘聞其至。閩州兵得二千八百人。召僚吏與郡人之材者。授以方略。勒部隊。使分地自守。民驚震四出。緘悉出宮帑及私藏示之曰。吾兵械既具。蓄聚不乏。今賊已薄城。宜固守以遲外援。若一人舉足。則羣心搖矣。幸聽吾言。敢越佚。則拏戮汝。有大校翟績潛出。斬以徇。由是上下脅息。緘子子元。爲桂州司戶。因公事携妻子來省。欲還而寇至。緘念人不可戶曉。必以郡守家出城矣。乃獨遣子元還。留其妻子。遂選勇士拏舟逆戰。斬蠻酋二。邕既受圍。緘晝夜行勞士卒。發神臂弓射賊。所殪甚衆。緘初求救於劉彝。彝遣將張守節救之。逼邕不進。又以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。球得書驚泣。督守節進兵。守節惶恐。遽移屯大夾嶺。回保崑崙關。猝遇賊。不及陳。舉軍皆覆。蠻獲北軍。知其善攻城。啗以利。使爲雲梯。又爲攻濠洞。蒙以華布。緘卒焚之。蠻計已窮。將引去。而知外援不至。或教賊囊土傅城。傾刻高數丈。蟻附而登。城遂陷。緘猶領傷卒。馳騎戰愈厲。而力不敵。乃曰。吾義不死賊手。亟還州治。殺其家三十六人藏於坎。縱火自焚。蠻至求尸皆不得。屠郡民五萬餘人。率百人爲一積。凡五百八十餘積。是役。兵民死者十萬餘人。被擄婦女八隕萬餘口。賊焚邕州而去。涑水紀聞。三州城。以填江。邕被圍四十二日。糧盡。泉涸。人吸漚麻水以濟渴。多病下利。相枕藉以死。然訖無一叛者。緘憤沈起劉弊致寇。又不救患

。欲上疏論之。屬道梗。乃榜其罪於市。冀朝廷得聞焉。上聞緘死。嘆悼。贈奉國軍節度使。謚曰忠勇。賜都城甲第五。鄉里上田十頃。聽其家自擇。以子元爲西頭供奉官。閣門祇候。召對。謂曰。邕管賴卿父守禦。儻如欽廉即破。則賊乘勝奔突桂象。皆不保矣。昔張巡、許遠、以睢陽蔽遮江淮。較之卿父不能過也。改授殿中丞。通判邕州。次子子明、子正、孫廣淵、直溫、與緘同死。皆褒贈。起與彝皆坐謫官。緘沒後。交人謀寇桂州。行數舍。其衆見大兵從北來。呼曰。蘇城隍領兵來報怨。懼而引歸。邕人爲緘立祠。元祐中。賜額懷忠。宋史忠義傳參續通鑑

案郡人感公忠烈。初立公祠於北門外。旋圯。後移建於城內五花嶺之一峯。卽今府城隍廟。凡邦人士女。與夫仕宦流寓。莫不歲時禱祀。香火爲全城之冠。以死勤事則祀。宜也。且公當日闔家殉難。全城男女被殺擄近二十萬人。無一降者。此最爲吾縣之絕大紀念。唯事過境遷。昔年今日。易追悼爲尊崇。較之西人之銅像則過之。顧敬仰之至。有類迷信。夫迷信忠義。民德奚病。辛亥國變之次年。有惡其爲新學之障礙。並惡其忠主。與時抵觸也。於是變其廟。扑其像。摧陷之。廓清之。且身居逢掖。稱爲搢紳者。亦附和焉。是亦不可以已乎。未幾當事者。不忍於心。乃讓出該祠後殿。復立其主而祀馬。然靈光巋然。非復曩時矣。或曰。此爲國變後所嘗見也。不觀魯之孔林乎。以數千年之喬木。又以大聖人之故阡。尙不稍愛惜。遑論其他。附識於下。
歲之壬子。有議伐孔林樹木易錢者。都督張勳。遣騎屯林下。今日。我但知爲叛聖者。不審其爲新學。敢動聖林一木札者死。議以息。是時方議並泰山之松。盡以爲薪。以肥議員之家。至是皆罷。嗚呼。自新學昌。主教育者。焚六經。滅五倫。謂可強國。至夫子遺阡。亦欲平之。以快其私。方蒙古入關。盡掘趙宋諸陵。雖和靖之墓無免焉。獨夫子之宮無動。今蕃息聖人之宇下。乃叛其師。而薪其墓樹。視蒙古宜發媿矣。夫子之道。吾

不能揭之以示禽獸。但就新學言之。所學不本諸歐西乎。然西人爭雅露撒冷盈尺之地。十字軍死如邱山何也。今去聖人之居如此其近。而貪燄熾於聖林。吾於斯人。又何誅耶。見林紓孔林記。又王闔運志湘潭。其禮典篇云。古者羣姓有祀。國自有祀。今者官爲民祀。民各有祀。非獨祇禱。兼爲會議燕集之地。又因以收卹羈旅。儲藏公器。其事宜爲司徒之所掌。其神則各祀所尊奉。故兼有僧道諸寺觀之名。昧者乃以爲淫祀矣。雖所祀神人雜不可紀。要取其禮意。故表而存之。吳恭亨者。爲新派之老革命。及其志慈利。甚躉其言。且曰。今日之我。不卹與昨日之我挑戰。恭亨蓋嘗斥毀神權者也。不往而復。君子取焉。恭亨湖南慈利人。

冬十二月。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。督諸軍出邕州。破廣源州。敗交趾兵於富良江。李乾德降。以捷奏聞。遂班師。

初交趾入寇。上以文章閣待制趙鹵爲招討使。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。將兵討賊。時交趾所破城邑。卽爲露布。揭之衢路。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。窮困生民。今出兵欲相拯濟。王安石聞之。恚甚。癸丑。詔曰。安南世受王爵。而乃攻犯城邑。殺傷吏民。干國之紀。刑茲無赦。今茲興師。水陸兼進。天示助順。旣兆布新之祥。人知侮亡。咸懷敵愾之氣。安石之辭也。旣而鹵與憲議不合。帝因問鹵。孰可代憲。鹵言逵老於邊事。願以爲使。而已副之。帝從其言。將行。宴於便殿。賜中軍旗章劍甲以示寵。仍詔占城真臘。令擊交趾。七月。分水陸二軍進發。初。鹵舉逵自代。冀逵與己合。及逵至。輒與鹵異。鹵欲乘兵形未動。先撫輯兩江峒丁。擇壯勇。啖以利。使招徠攜貳。離其腹心。然後以大兵繼之。逵不聽。鹵又欲使人齎榜入賊中招納。逵不從。遂令燕達先破廣源州。還未即進。復還永平。鹵以爲廣源間道。距交州十二驛。兵貴神速。趨利掩擊。出其不意。則交趾可破。固爭不能得。賊以故得據富良江。列船數百。官軍不得濟。鹵分遣將吏。伐木治攻具。機石如雨。蠻艦皆壞。徐以罷卒致賊。設伏擊之。斬首數千級。馘其渠酋。殺其僞太子洪真。賊窮蹙。奉表詣軍門乞命。時官軍三十萬人。輒覽作八萬。冒暑

涉瘴地。死者過半。而大軍距交州纔三十里。隔一水。不得進。遂作於玩寇。因乾德納款。遂以克交趾奏聞。得其廣源州、門州、思浪州、蘇茂州、桄榔縣。遂班師。詔以廣源爲順州。赦乾德罪。節續通鑑
參輯覽

案司馬光涑水紀聞。熙甯中。沈起、劉彝、相繼知桂州。以圖交趾。嶺南進士徐百祥。屢舉不中第。陰遣交趾書云。大王先世本閩人。聞今交趾公卿貴人。多閩人也。百祥才略不在人後。而不用於中國。願得佐大王下風。今中國欲大舉以滅交趾。兵法先聲奪人之心。不若先舉兵入寇。百祥請爲內應。於是交趾遂大舉入犯。陷欽廉邕三州。百祥欲往歸之未得間。會石鑑與百祥有親。奏稱百祥有戰功。除侍禁。充欽廉巡檢。朝廷命宣徽使郭逵討交趾。交趾降。乃曰。我本不入寇中國。中國呼我耳。因以百祥書與逵。逵檄廣西轉運使按鞫。百祥逃去。由是觀之。儂智高之入寇也。有黃師宓黃瑋爲之謀主。以圖廣州。交趾之入寇也。有徐百祥爲之內應。以圖邕州。物腐蟲生。古今一轍。近如殷汝耕李守信輩。不惜賣國求榮。認賊作父。其罪又當浮於黃徐百倍矣。國家不幸。代生梟獍。可慨也夫。

丁巳十年春二月。交趾李乾德。遣使乞貢。表求所失州縣。詔以邕管羈縻廣源等州賜還。

交趾李乾德。既惶恐乞降。願去帝號。遣使修貢。表求所失州縣。上未遽許。詔報之曰。卿撫有南交。世受王爵。而乃倍德奸命。竊暴邊城。棄祖考忠順之圖。煩朝廷討伐之舉。師行深入。勢蹙始歸。迹其辜尤。在所絀削。今遣使修貢。上章致恭。詳觀情詞。灼見悛悔。朕撫綏萬國。不異遐邇。但以邕欽之民。遷劫炎陬。久失鄉井。俟盡送歸所掠。卽以廣源等州賜還。乾德得詔。約歸三州官吏千人。久之。才送民二百二十一人。

上以順州去邕二千里。戍卒罹瘴霧。多病歿。陶弼亦卒於官。朝廷知其無用。乃悉以四州一縣還之。然廣源舊隸邕管羈縻。本非交趾所有也。是役也。帝令中書樞密院。具行營兵馬數。兵四萬九千五百六人。馬四千六百九十四匹。除病及事故。見存兵二萬三千四百人。馬三千一百七十四匹。初王師征安南。張方平曰。舉西北壯士健馬。棄之炎荒。其患有不可勝言者。若師老財竭。無功而還。猶爲社稷之福。果如其言。宋史交趾傳 參續通鑑

案考異。此中書樞密所奏兵馬數也。據河南程民遺書。稱是役。運糧者死八萬。戰兵瘴死者十一萬。餘得生還二萬八千人。尙多病者。又先爲賊殺戮數萬。都不下三十萬人。今兩府所奏。僅損失二萬六千餘人。蓋兵家失利。諱匿而不上聞者多矣。

理宗

丙午淳祐六年。廣西經畧安撫使董槐。上守禦邕州七策。並以五事約交趾。南方悉平。

董槐少喜談兵。屢建奇節。是年召至闕。出知靜江府。兼廣西經畧安撫使。辭不赴。又命權廣西運判。兼提點刑獄。雅不欲行。宰相移書責槐曰。國家方用兵。人臣不辭急難。公幸勿固辭。槐即就道。至邕州。上守禦七策。邕州之地。西通諸蠻夷。南引交趾及符奴月烏流麟之屬。數寇邊。槐與約無相侵。推赤心遇之皆伏不敢動。又與交趾約五事。一無犯邊。二歸我侵地。三還鹵掠生口。四奉正朔。五通貿易。交趾於是遣使來獻方物大象。南方悉平。宋史董槐傳

己酉九年。廣西經畧安撫使李曾伯。疏陳防邕要策。議復兩江提舉官。

廣右邊防。久已懈弛。曾伯遂上疏條陳備邊五策。而尤以固藩籬爲急務。略謂廣右之藩籬在邕。邕之藩籬又在兩江。右江通大理來路。左江與安南接壤。兩江羈縻州峒。險隘不一。往時所置提舉都巡檢使四員。分隸兩江。左江則永平太平兩寨各一員。右江則橫山寨有東西二員。其次知寨以下官屬。共不啻十餘員。臣竊謂祖宗當承平時。其爲區區嶺表一隅。措置若是周密。無非爲藩籬計。然往時不過止爲備蠻。而非備敵也。近年以來。上下狃於循習。事勢日以凌夷。諸寨兵戍旣廢。舊屯提舉四員。祇存虛缺。所以永平之被焚。往見於交人。橫山之奪印。復見於溪峒。載思祖宗成規。羈縻以相安。比歲廢壞之若此。積輕之勢。有自來矣。臣愚以爲今欲復四提舉官。恐未易有此財力。蓋若且復其二。左江則駐永平。右江則駐橫山。蓋此二處。爲今日控扼交理。備防鞞腹之要地。畧倣祖宗之制。稍重提舉之權。其餘諸寨。皆分聽兩提舉總轄。由是輯約谿峒。團結民丁。得人而任之。數年後。必能漸復舊規。隱然爲中國保障。宜下邕州守臣條畫始末。取朝廷指揮施行。

節李曾伯奏疏

己未開慶元年冬。蒙古烏蘭哈達原作兀良合台輯覽作烏特哩哈由交趾出邕州。掠靜江府。

烏蘭哈達。旣平雲南。乘勞以偏師搗交趾。敗其國主陳日即元憲宗。遣使密諭旨。令潛師出廣西入宋地。約明年會軍長沙。爲扼吭拊背之計。烏蘭哈達。乃率四王騎兵三千。蠻𤝵萬人。破橫山寨。闢老蒼關。宋守將陳兵六萬以俟。烏蘭哈達。使

其子阿珠。自間道衝其中堅。大敗之。乘勝躡賓州。蹂象州。入靜江府。連破辰沅。抵潭州。敗宋兵二十萬。時蒙古兵已駐鄂州。乃北渡與大軍合。是役也。蒙古兵乘間轉鬥千里。大小十一戰。殺宋兵四十餘萬。元史烏蘭哈達傳參續通鑑

按是時元兵駐鄂州。宋兵駐潭州。尚在相持。而烏蘭哈達潛以偏師出廣西。入靜江。而宋兵已腹背受敵。安得不敗。前者李曾伯疏請屯重兵於邕州。請復兩江提舉。左江則駐永平。右江則駐橫山。以爲控扼。其料敵之審。若燭照數計。使其計早行。則元兵之出廣西。恐未必若是之易。可見季世未嘗無才。用不用之異也。可爲浩歎。

